

## 死裡逃生記

陳昌樞（筆者為蘇陳綺平姊妹之父親）

我生於 1918 年 6 月 7 日，2006 年足 88 歲。70 歲前後，患高血壓，1987 年來澳洲後，需要服藥控制血壓正常。每年六月驗血、驗小便，除腎稍弱，但毋須服藥，無其他重大致命疾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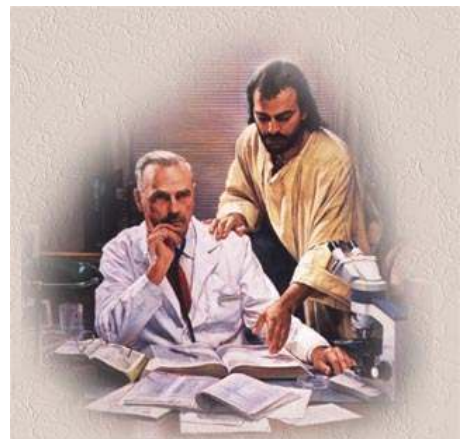
1991 年曾因吞食略有困難，經外甥婿檢查，照 X 光，發現喉頭長一小袋，大小約 4 X1.3 公分，不腫痛，暫無大礙，據說，必要時可以割除，但會影響聲線。

此後小心飲食，偶因吞食藥丸，停在中途，不能下咽，故常將藥丸嚼碎吞食，飯食照常，不覺困難。其他方面，健康不錯。每晨作柔軟體操、散步、外出買報紙，或到商場採購。因此自 1998 年住入老人院後，除院方提供之服務外，尚能自行照顧其他一切起居活動，維持各種嗜好，如閱讀、攝影、作畫、玩橋牌及電腦等。

2006 年初開始，健康衰退，全身皮膚乾燥、發癢，西醫介紹外敷 Sorbolene Cream, 另給安眠藥，因感非有效治療，曾試服中藥。另一方面，兩腳略有水腫，走路酸痛，試找中醫及物理治療按摩，購置助行椅，代替手杖。與此同時，牙齦受感染發炎，請夜診醫生前來給藥，同時請老人院三餐送來房間進食。

2006 年 4 月 9 日星期天午餐，因雞肉太硬，牙痛不能咀嚼，約於下午十二時半按呼召器，擬與護士商給其他食物。下午三時護士來到房間，發覺我身體有問題，替我量血壓。不久，三女一家亦適於四時三十分前來探訪。初時我神智尚清醒，告訴女兒找尋醫療卡、日用藥，備往醫院之用，這些過程事後已不復記憶。護士下午三時來後，量我血壓，低至 70-40。脈搏微弱，在頸旁才能找到，每分鐘 40。乃電請國家急救醫生前來，決定電召救護車，由女兒隨車送往醫院急救，不久情況轉穩，但半夜一度心跳停止，經掌壓及注射強心針救活。

在醫院每日作不同檢查及治理，照 X 光時，發現長在喉頭十五年的小袋已不見。醫生斷症為肺炎，係因液體由小袋流到肺部所引起，用抗生素治療。另因長期飲水不足，體內缺水，在鹽水中加藥，由血管輸入，醫治缺水，故入醫院後，皮膚瘙癢已停止。4 月 21 日由醫院轉送到 Balmain 醫院作復健治療，26 日已停用抗生素，28 日星期五



出院，前後二十一天。公立醫院加上私人保險分擔，全部費用不必自付。醫院設備及服務，均屬一流，澳洲對公民醫藥照顧值得誇讚。但在老人院於 9 日下午 12:30 按呼召器，3:00 才有護士前來，管理落後，可想而知。

住院期間，雖然救回一命，也備受折磨及痛苦。最初三四天，吊鹽水，不得飲一滴水及其他食物，口乾舌燥，七天無大便。每日打抗生素針，左臂血管不明顯，針刺不準，常另試其他位置找尋血管，經一兩天忍受痛苦後，才在右臂裝多次使用的針頭，備下次注射。從鼻孔插入膠管也十分痛苦。醫生用長尺許之軟膠管插入鼻孔，擬用以輸入營養素，一面插，一面由我用力吞，結果失敗。但到了 X 光室，又再以近兩尺更長的膠管插入鼻孔，初時亦困難，後來一邊插、一邊吞水，終於插入了大部份，痛苦可知。坐椅也會痛苦。病情好轉後，每日早上下床，改坐椅子，因座位不適，請護士移回床上，未獲准，據說對肺部有害，只得繼續忍痛。



此次災難，有多次死亡機會，但也有多次有利巧合、外助，死裡逃生。老人院護士，白天多，夜間少，晚上按呼召器，護士常遲到或不來。此次急症幸不在晚上發生，但即使在白天仍然按呼召器兩個半小時後才有護士前來，如再遲到，必死無疑。前來察看的護士小姐，華裔，曾任中醫，後習護士，較有經驗，本應於次日星期一上班，星期天加班，剛巧前來處理我的急病，如果換上無經驗的護士，後果如何，不得而知。

三女兒平時較少前來老人院，卻於同日下午 4:20 一家同來探訪，得與護士會商處理，找到醫療證件、收拾用品，並由她隨救護車入院。

平時就診之家庭醫生不外診，故由護士召請國家急救醫生，而該醫生剛巧在 Ashfield 附近，不及十分鐘便已到達，決定電召救護車，半小時來後送院。

約在九日晚上九時，血壓恢復到 100/60，情況轉穩，女兒回家。可是半夜心臟曾停止跳動，剛好為一護士發現，以掌壓及注射強心針急救復活。如非此一護士發現，早已斃命。

多年前我因吃兩隻大蝦，引起全身發癢，不小心在醫院登記“對海產食物敏感”。其後在私人醫生處已取消此項登記，但可能醫院由老人院取得此紀錄。醫院照 X 光，須吞食 Barium Meal，內有壓碎的貝殼，對海味敏感者，不宜吞食檢查，亦不會發現小袋已消失。醫生擬從鼻管餵食，出院後在胃部開孔，輸入食物。幸好當日長女見到“對海味過敏”掛牌，知有錯誤，請醫生更正，才可繼續 X 光檢查。

除了上述有利巧合挽回性命外，其他小事也有巧遇有趣情事。有一晚上在 Balmain Hospital, 我用紙包一粒藥丸，備失眠時使用，半夜大燈已熄，擬取藥服食，不見在包紙內。剛在此時，對床病人，因事起身開燈，使我能在床單上找到藥丸。



回到老人院當晚，半夜以便壺通便，剛剛完畢，有巡夜護士，開門入房，剛好接手代為清理。

總之，此次災難，全無徵兆、預感，可以預防。事出突然，過程中有死亡可能多次，但也有巧合、外助多次，命不該絕，死裡逃生。長在喉頭十五年的小袋，突然消失，也似奇跡。

目前身體仍虛弱，兩腳酸痛無力，暫用助行椅在室內走動，希望不久可以康復。

後記：次重病感謝最深的是主我神的眷顧和聆聽我們的祈求，在住院期間，我所屬的教會：寶活華人長老會數百會友，多次為我禱告，我能夠死裡逃生和迅速在康復中，正是從天而降的回應。

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，為了我們的罪付出代價，使我們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祂也親身醫治了我的重病。感謝主，哈利路亞！